

# 美育的根本在于涵养心智与修养

□叶朗 顾春芳

美育是提升审美素养、陶冶情操、温润心灵、激发创新创造活力的教育。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美育工作。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要做好美育工作,弘扬中华的美育精神。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物质文化的不断丰沛,大众对于精神生活的追求也愈发迫切。而对于全社会来说,审美能力是培养历史文化意识的重要基础,是建立文化自信的必由之路。

美育不只是教人知识,更是要教人生活,体验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涵养高尚的心灵和行为,培养超凡脱俗的精神气质。这既是审美的培育,也是德性的培育。康德认为审美可以把人从各种现实的功利束缚中解放出来,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席勒则进一步认为只有“审美的人”才是“自由的人”“完全的人”。一百多年前,蔡元培先生就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他认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必须要有宁静而坚毅的精神气象,美育的根本在于重塑中华民族的精神。中华美育精神把塑造“心灵美”放在首位,唯有美的感悟,才能变换人的心地,变换心地才能变换气格,变换气格才能提升境界。从这个角度来说,美育和人文艺术教育对人才培养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大家美育课”系列丛书的基础是教育部和北京大学共建的五门网络共享课程,包括《艺术与审美》《敦煌的艺术》《(红楼梦)的意蕴》《昆曲之美》《博物馆寻美》等五册。这套大学美育读物的课程和教材建设,前后历时7年,倾注了许多一流学者的心血。作者大多来自高校和科研机构,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美术学院等十余所高校以及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立足中华传统文化与经典,立足于民族的未来,为美育在当代的实践作出了有益贡献。

例如,在《艺术与审美》中,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教授丁方讲“绘画”,建筑学家、梁思成教授弟子楼庆西讲“建筑”,书法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邱振中讲“书法”等,诸位学者高屋建瓴、学识兼重,精讲14个艺术与审美的经典概念,多层次、全方位地呈现出代表中国文化艺术最高审美形态和意趣品味的核心主题。



在《敦煌的艺术》中,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讲“丝绸之路与敦煌莫高窟”,敦煌研究院党委书记赵声良讲敦煌的“飞天”“人物画”“山水画”“经变画”艺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荣新江讲“敦煌文物与文献中的丝绸之路”……集中呈现丰富的敦煌学研究成果,构建起中国敦煌学的文化体系,在国际学术界展现中国前沿的敦煌学研究成果,丰富而又系统地展现出敦煌艺术的前世今生和精美绝伦。

在《(红楼梦)的意蕴》中,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李鹏飞讲贾宝玉,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孙逊讲曹雪芹的生平和《红楼梦》的创作,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苗怀明讲《红楼梦》中的丫鬟,十数位红学学者融合多学科多视角,不流于俗套,不脱离时代背景,进行了既富于思想性、学术性,又充盈艺术性、趣味性的绝佳论述。

在《昆曲之美》中,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所长刘祯讲“昆曲与文人文化”,昆曲传承人、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周秦讲“昆腔音乐与度曲”,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顾春芳讲“昆曲艺术之美”……厘清“中国非遗之首百戏之祖”昆曲艺术的起源与发展,鉴赏名家名曲经典戏文,尽显中华传统文化之意蕴。

在《博物馆寻美》中,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丁宁讲“卢浮宫博物馆”,知名策展人王加讲“大英博物馆”,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张敢讲“大都艺术博物馆”……深入解读世界著名博物馆及其代表作品,揭示艺术珍品背后的历史与文化,



“大家美育课”系列(全5册)(内含《艺术与审美》《敦煌的艺术》《(红楼梦)的意蕴》《昆曲之美》《博物馆寻美》),译林出版社,2023年5月

感悟历史上各个时期和民族的美学趣味和精神追求,见证生动的人类文明发展史。

在校对书稿的过程中,因为每位老师的讲课风格不同,需要对课程讲义一一进行审读校对,编辑团队也倾注了极大的心血。这套书的装帧设计独具匠心,封上是主题经典艺术图画,封面烫金,精致典雅,内封带有祥云底纹,低调素雅。书中另收录敦煌艺术、昆曲,以及《红楼梦》《牡丹亭》《西厢记》等经典艺术图片,总共百余幅珍贵名图,有助于读者全面领略中华美学精髓。

“大家美育课”系列丛书立足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植根于中华文化无限丰富的土壤,融汇全面发展的教育目标,力求突出心灵教育、人格教育、人生教育、中华文化教育和艺术经典的教育,突出了提升人生境界的目标,融汇了全面发展的教育目标。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出版这样一套大学美育的读本?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大家美育课”面向21世纪人才培养的时代要求。随着电子工业、信息技术、传媒娱乐、生物工程、文化产业等新经济形态的迅猛发展,需要源源不断地为新的产业输送心智活潑、具有高度创造力的人才。世界范围内,凡是需要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领域,均需要提高人的文化修养和美学修养。爱因斯坦曾指出科学的最高发现往往不是依靠逻辑推论,而是依靠直觉和想象力。这种直觉和想象力就来源于审美的性灵中合乎自然的心智秩序和合乎造化的宇宙体悟。编写这套书的目的是推动美育的改革与提升,以心灵教育、人生教育、人格教育为核心,以培养健康的审美趣味、提升人生境界为目标。

第二,这套书立足于中华美育精神。美育应

该立足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统,植根于中华文化和人类文化的丰富的土壤。美育的内涵,应该超出知识的传授和技能的传授,它的目标是引发心灵的自由和创造,引发心灵的净化和升华,养成和谐的人格和完美的人性。在中国讲美育,应该读《红楼梦》,应该听昆曲,应该讲敦煌艺术。我们盼望这套书在赓续和弘扬中华美育精神、传承和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发挥作用。

第三,这套书的目标是大学美育在当代的实践和发展。通过审美的和艺术的方式引领青少年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文化自信、坚定文化自信,通过陶冶高尚情操、塑造美好心灵,为青少年的人生打下一个美好的底子。美育是给人希望和意义的教育。美育不只是教人知识,而是更要教人生活,体验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培养人在审美中超越有限把握整体的能力,培养超凡脱俗的精神气质。这既是审美的培育,也是德性的培育。这套书的出版是当代大学美育的成果,希望全社会越来越重视审美教育的重要意义。

第四,力求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增进文化交流与互鉴。2018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重要讲话中提到美育的重要性,他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提出:“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每一种文明都是美的结晶,都彰显着创造之美。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相通的。人们对美好事物的向往,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一个真正有审美意识的人、一个伟大的诗人,都应该是真挚的人,审美意识使他们成为最高尚、最正直、最道德、最自由的人。个人修养和境界的提高,必然提升整个社会的风气,关涉到整个国民素质的发展以及国家的未来,也是中华文明走向世界的基础。愿这套书的出版可以在人性和文化的美好互通方面发挥积极有益的作用。

我们希望这套书能带给大学生以充盈的精神滋养,培养他们的精神品格、道德修养、思想境界、审美水平和创造能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 “养壶人的精神,也变成了包浆的一部分”

——评徐风的长篇小说《包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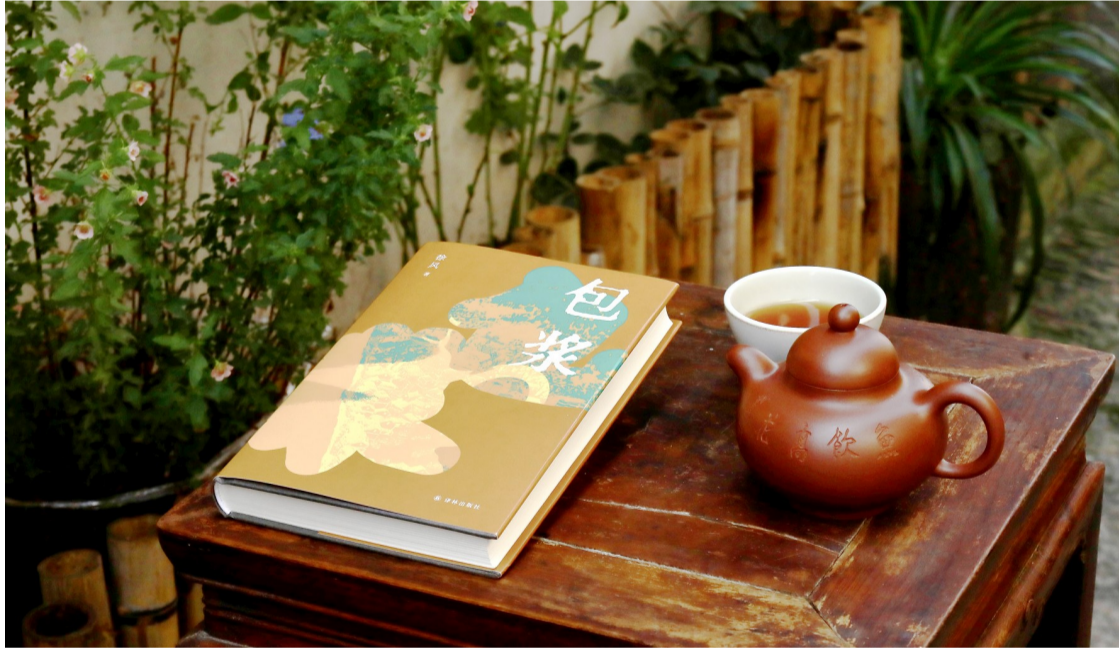
□房伟

徐风是一位具有极强“地域辨识度”的优秀作家。他擅长散文创作,小说亦写得摇曳多姿。这部长篇小说《包浆》既与散文气质相通,典雅自然,疏朗清俊,富于宜兴灿烂锦绣、底蕴深厚的文化内涵,又深谙小说之道。故事以“紫砂”器物为媒介,起承转合,娓娓道来,实现了文化与小说文本的有机融合。徐风将紫砂制壶古法与其包浆的世情、历史感及器物之“道”皆熔铸于温润内敛的文字。

米兰·昆德拉提出:“小说的精神是具有连续性的精神:每一部作品都是对此前作品的回答,每一部作品都包含了所有先前的小说经验。”《包浆》无疑是徐风“紫砂题材”小说的延续,以器启道依然是作家创作时一以贯之的追求。《包浆》以主人公钦子厚与岳父葛家印之间的微妙关系展开故事,钦子厚不太理解岳父穷尽毕生心血珍藏、保护紫砂壶的行为。但在岳父去世后,他毅然决定接管岳父临终前的托付,承担起保护紫砂壶的使命与责任,并在一步步接触紫砂壶的过程中爱上紫砂,最终寻找到真正的自我,成为一名优秀的紫砂品鉴师。通过小说《包浆》,作家将广阔世情与隐秘历史藏于紫砂壶这一方寸之地,以矧目品紫砂,以慧心识人生。

作家徐风笔下的“紫砂题材”小说多发生于江南古蜀镇,在这样一个充斥着生命力的民间场域,不论是爱憎情感还是浮沉生活,都能够得到极致、真实的生发与演绎。在早期的“壶王”三部曲(《壶王》《壶道》《壶殇》)与《东洋记》等作品中,徐风侧重于以文字“制壶”,以此来传达历史的血泪品格、匠人的钻研精神,彰显江南风韵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魅力。新作《包浆》则是以文字“品壶”,以坐落于古蜀镇古南街“聊茶壶坊”为窗口,以一把把珍贵精巧的紫砂壶为线索,进一步描摹世俗人生,在民间这一场域中铺开中国紫砂百年传承历史的画卷。在小说《包浆》中,我们首先能窥探到的是世俗人生中的心与真情。葛家印与叶云芝的一生充满遗憾,但二人之间的情感却如紫砂壶般醇厚,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彼此陪伴,那只最后也没能送出去的碟碟壶被叶云芝藏在存有二人最后美好记忆的山间小屋。除了爱情,紫砂壶这一意象也寄托了世俗人间深厚的友情、师生情。江灵凤虽婚姻失败,但却亲手为叶云芝做了一把碟碟壶,为她和葛家印送上自己最真挚的祝福,甚至直到临终前还惦记着二人的事;古希伯与冒小成之间的师生矛盾与情谊,在一把瓢瓜壶之间反复流转,冒小成因年轻气盛而决定单立门户,后只能以仿制师父的壶为生,古希伯却一直惦念着徒弟,希望有朝一日徒弟能够重回师门。可以说,《包浆》中每一把壶背后都有一个令人动容的故事,每一把壶都承载了众多个体的情感与生命体验,这些真挚而深刻的情感与生命跨越时空而来,浸润了整个江南古镇。

“包浆”是整部小说的题眼,也是中心之旨。壶的背后是人,紫砂壶的“包浆”,终归要落到人的“包浆”。对于紫砂壶来说,“包浆”既是其因承托岁月重量而显现出珍贵的光泽,也是在养壶人对壶的欣赏



《包浆》,徐风著,译林出版社,2023年9月

与滋润之下所呈现出的精气神,“养壶人的精神,也变成了包浆的一部分”;对于人而言,“包浆”则是个体生命在面临种种人生际遇后所获得的长足的滋养。我们每个人又何尝不是一把独一无二的紫砂壶?生于天地浩气间,在岁月的磨砺中养出属于自己的“包浆”,在广阔无尽的世界中找到真正的自我,在为人处事、对大世界与小自我的理解诠释等方面都攀上了两位女子,“他已这把壶,始终没有养出让人羡慕的包浆来”。在年轻一辈中,叙述主人公“我”(钦子厚)则是养成“包浆”的典型代表。“我”一开始不理解岳父为何死守紫砂壶,后来逐渐被紫砂壶背后所承载的深厚文化底蕴与人生故事所震撼,终于从失业的迷茫状态中走出,确认自己存于世的真自我,明确了自己的人生目标——继承紫砂壶艺术的衣钵,为岳父守好“聊茶壶坊”这狭小也开阔的一隅。故事的最后,“我”和妻子决定将葛家印三代人珍藏的老壶都捐给博物馆,因为他们深知每一把壶背后都有一个足以震撼灵魂的故事,为了避免他们以及后代“坐吃空山”,捐赠便是最好的传承。在接触紫砂壶的过程中,“我”的思想与眼界变得通透开阔,最终养出了属于自己的“包浆”。

值得一提的是,《包浆》小说保持了徐风一以贯之的民间性与日常性,展示出来自民间的生动与真率。小说语言娓娓道来,舒展自然,作家在创作时有意添着了许多江南民间特色,对吃食的详细介绍便是其中之一:鸭饺面、豆腐花、响油鳝丝……徐风

对这些江南特色的菜肴如数家珍。饮食文化往往暗含着某种隐秘而深远的民族特质,徐风在搭建民间舞台的过程中加入这些具有江南特色饮食,无疑进一步增强了小说的民间性与日常性,也进一步为小说渲染一种潮湿又温和、松弛又细腻的江南氛围。徐风又非常善于从平庸日常生活中制造戏剧张力,以江南松弛温和的文化氛围为底色,叠加紧张的故事情节与人物矛盾,一松一紧间尽显作家出色的写作功底。

地域文学,常常有着表达的诸多困境,既要彰显地域的特殊性,又要寻得人情人性的通约性,既要有文化的恒常性,又要有鲜明的时代感,只有几者打通,才能让那些蕴含在一壶一杯、一曲一歌之中的文化精髓被世人所理解、为当代的读者所共赏。新时期文学以来,从寻根文学到新世情小说,地域文化往往成为作家的文学背景,但能融汇诸多特性、铸成大观的作家,却并不多见,也由此可见这类书写的难度。徐风无疑是一位成功的当代“紫砂作家”,他由紫砂器物而入,却由世道人心与人的精神而出,一壶一世界,紫砂壶成为作家感悟时代与苍生的“内心宇宙”。在小说《包浆》中,徐风带领读者更加深入地走进细微而生动的紫砂天地,作品凝结了作家多年来对器物之道、人生智慧的思考与探索。徐风借小说人物之眼开启对紫砂壶的品鉴,又以自己的慧心展开世俗哲理人生的阐释。可以说,通过这部小说,徐风以“包浆”为具象,将历史与现实的种种反思,独立的文人格诉求,都表现得淋漓尽致。通过《包浆》,我们也更加有理由相信,徐风会怀揣着对紫砂这项传统文化的热爱之心,继续保持对世俗人生的敏锐洞察,带领“紫砂文学”走向更广阔的文学天地。

(作者系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 ■创作谈

当我写下《包浆》开头的第一个句子的时候,恍然觉得一扇紧闭的门正向悄然打开。一个古气扑面的平静小镇,缓缓向我打开它的皱褶,生活在这里的人进进出出,旧时光的记忆与当下的风景交织,由器物引发的欲望与念想,弥散在临水而居的古蜀镇人们的日常生活。离散与聚合、飘摇与落定、逃遁与坚守、神秘与无常,每日轮番上场。这一本生活的册页真实却又虚拟,它的每一页都浸透了蠡河的水意,儒释道思想彼此交融,也充斥着古龙窑的烈焰温度,以及紫砂壶的金石之声。

我希望赋予它以行文从容、针脚细密的手感,也期待它具有摇曳多姿、随风飘逸的身影;我愿谛听它日常流水汨汨而出的声响,当然也盼望它能有丝绸般光滑的舒适质感。过去的10年间,我在非虚构的天地里诚实地劳动,每一次辛劳的田野调查都赋予我颗粒归仓般的喜悦,但却不如睽违十年重操小说时,那种信马由缰、指点江山的快感来得酣畅。假如说,每个写作者都摆在不断彰显自我与隐藏自我之间,那么小说中的“我”,肯定不是我的化身,其气质经历也与我大相径庭,但他的某些特点却与我一脉相承。

我希望借小说讲述生活中很多人多与器物相依为命的故事,并由梳理一条清晰的来路:生命的传承里包含着器物的传承,而其基础是情感和审美的传承。所谓文化,就是人含在嘴里的一口气,是人积蓄了一辈子在某个特定时刻突然闪现的一缕光亮。手艺人把自己的灵光一现和迷人手感留在了一把紫砂壶上。其承载的情感和审美力量,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器物的气质和命运,同时也通过茶壶证明手艺人得到了地域的滋养。壶就成了手艺人成长的佐证,也是其艺术生命的依附所在。没有它们,岁月便是虚空。世间自古有“红颜多薄命”的说法,落到壶上也一样。从历史上看,几乎没有一把传世名壶的命运不是颠沛流离的。壶抽干了人的魂魄,持壶人有太多无法言说的感受,人世间波诡云谲的沧桑,都留在了壶上,日子久了,它回眸一笑,就成了包浆。

更多的时候,我们往往通过器物来感知世界。一把椅子让我们坐得舒服,便让我们感到日子的美好。一把好壶给予我们的抚慰,会让我们暂时忘却自己。人与器物相处,也是人性与物性的相处。人如何创造器物,如何在器物上丢失了自己,最后在器物上找回自己、提升自己——这些想法是在写作《包浆》时慢慢形成的。人造器,器渡人,人与器的相互成全,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道美妙风景。要在小说中呈现我们身边的器物是如何默默陪伴我们的平淡生活的,其前提必须是人与器物的和谐相处,也是人与器物的交流与对话。人一旦把“物化”了,物才有可能被“人化”。这时,人与物是分不开了,物成了人生命的确证,成了人生命长河中的标志。

写作刚开始,我确实有一个导航图式的提纲。一些人物或多或少在生活中有一定的原型,我努力追忆他们的身影而希冀活画出众多鲜活的声音容貌。但写到2万字后,提纲被笔下的人物抛弃了。5万字后,就像江南人放鸽子,一旦遇到天风,鸽子便扶摇直上而不受控制。我无法阻止他们的逆袭和突围,慢慢地,我甚至被他们牵着走,成了其中的一员。器物所产生的气场,已然是人物的一部分,把物还给物,人的境界就会往高走。

虚构让我在现实和历史的轨道上信马由缰,一路奔走。我清晰地看到了非虚构的边界,虚构越接近它,所获得的成功就越有把握。当我写完《包浆》的最后一笔时,我确信,“包浆”是旧器物记忆的一种折光,是器物和人之间耳鬓厮磨的深情见证。从中国文化的根脉上观照紫砂,“包浆”就是器物感染了人气之后,跟人一起创造的一种境界,也是浸润岁月的器物对这个世界的回眸一笑。



制壶手艺人、野生插画师陈薇薇作品

器物对人间回眸一笑

□徐风



译林出版社 微信公众号二维码